

酒器*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1135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11351>.

Rating:	Explicit
Archive Warning:	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, Major Character Death , Rape/Non-Con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朝歌风云
Relationship:	崇应彪/殷郊 , 彪郊 , 姬发/殷郊 , 发郊
Character:	崇应彪 , 殷郊 , 姬发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6 of 如此肉体，杀之可惜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9 Words: 2,821 Chapters: 1/1

酒器*

by [HeartlessWoo](#)

Summary

他做着成王的美梦，却躲不过命运的箭。

排面！给彪子的单独番外。

头颅PLAY，超级极端变态，慎入。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即刻行刑！

王的命令在他耳中震荡，冲进他的血液筋骨，令崇应彪兴奋不已！

杀了殷郊！

杀死殷郊！

混乱里他只能听见这一个声音，头脑里只能回荡这一个声音。

他踩在刑台的阶梯上举着剑，一步一步，往上！往上！

他要再往上爬！

刑台的顶部孤零零地跪着殷郊，狼狈虚弱，被困在锁链之中。曾经的王孙，太子，而今的囚徒困兽，依旧高昂他的头颅，一如既往的桀骜不逊，狂野不羁，梗在崇应彪的掌下咬紧牙关，恨恨而视，不肯低头。他高贵的，高傲的，笔直的脖颈，与锋利尖锐的剑刃相撞，如泥如发，却震得崇应彪的虎口发麻。

鬼侯！他用他的剑杀死了他！血溅在崇应彪的脸上，滚烫灼烧，浸进他的身体，让他头脑灼烧狂躁，更加狂热地叫嚣！

他杀了他！

他杀了他！

哈哈哈哈哈哈！

崇应彪抓起他亲手斩下的头颅，那双怒目圆睁，死不瞑目，仍在瞪视着他。崇应彪更感到一种畅朗的痛快。这颗他熟悉的头颅，他曾经无数次看进的双眼，现在，他落在谁的手里！

姬发那个蠢货不是想救你吗？
你们不是形影不离，情深意厚吗？
殷郊，你不是次次都要把我推开，不是非要跟我争个高低上下吗？
现在你在谁手里？哈哈哈哈哈，看看现在你落在谁的手里！
你在谁手里！

崇应彪的心中有一团火，熊熊燃烧不肯熄灭。自他生长在兄长之下，自他离开北伯侯的府邸，自他被送到这千里之外的朝歌，背井离乡，形单影只之时，孤独，不安，恐惧，不甘，屈辱，愤怒，妒忌，欲望，渴望，就都扔进他的火堆，喂养他的火焰。每杀一个人，他的火就燃得愈加旺盛，将他们的尸骨扔进去架起他的火堆，越燃越烈，终于在他杀死父亲之时到达极致，将他吞没！灼烧得他浑身发烫，头脑发热！肆无忌惮的火，一切都可以成为他的燃料！现在轮到殷郊了。

狂烈的热意涌向下腹，崇应彪掰开殷郊紧闭的嘴，矗立滚烫捅进去。断落的头颅带着正消却的暖意，包裹在崇应彪的身体上，鲜血湿润，阴茎被染红，贴着骨头一捅到底，捅穿他的喉咙！哈哈！舌头僵冷地堵在牙齿后，崇应彪只感到快意无比，殷郊再也说不出话，再也不能拒绝他，再也不能把他推开！他只能瞪着他，吃下他的鸡吧！全部吃进去！

他们曾在战场之下厮混，漫长的时光让他们逐渐了解了彼此的性情，熟悉了彼此的身体，他们就不自觉的表现出倾向和偏好来。

殷郊抓住崇应彪狠戾地在草地翻滚，崇应彪也紧紧地抓着殷郊的身体不放，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，掐在他的腰上，扼住他的脖子。殷郊的身体把他绞紧，里面，外面，让崇应彪感到如同被捕猎般紧迫。他们大口喘息，闷哼，肌肉紧绷用力，交媾搏斗。殷郊要把他推在地上，崇应彪就抓着殷郊的肩膀把他往地上掼，摔打在草地上泥土纷飞，裹在他们赤裸的躯体上，泥痕遍地。崇应彪把他按在身下要他跪在草地上，下身挺动，狠狠操弄。殷郊的头被压在泥土里，宽阔的脊背肌肉耸动，手掌用力压在泥土里拼命挣扎，抓断草茎无数。他闷哼着咬紧牙关，双眼明亮不屈，找到机会就翻身把崇应彪扑倒，骑在崇应彪的身上把他按在地里，掐着他的脖子重新坐下去。殷郊的身体紧致有力地耸动，屁股撞在胯上，大起大落把崇应彪夹得头皮发麻，热血直冲天灵盖，太阳穴股涨着脑子嗡嗡作响。太阳在他们头顶炙烤，肌肤滚烫，彼此燃烧。殷郊居高临下地骑跨，影子盖落，和他亲密相贴，紧密交融。棱角分明的肌肉起伏，汗水沿沟壑滚落，滚烫如太阳融化在肌理纹路之中流淌，血液蒸腾化作汗气粘连彼此，他们在呼吸之中彼此呼喊，在剧烈喘息之中相互拉扯，粗糙的手掌彼此触碰抓握，心脏咚咚在太阳下沸腾炸裂。

他越痛就越兴奋，越是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地叫喊着要再把殷郊抓下来按在地里，再迎来殷郊剧烈的反抗。坚硬的骨头和肌肉相互碰撞着贴合，像两匹烈马在野地翻腾。他们在草地上打滚，不分胜负，不甘示弱，互不顺服地拉扯撕咬，双眼盯紧彼此，欲火勾连，火焰纷飞。崇应彪凶猛地挺进殷郊的身体，殷郊恶狠狠地坐下来。汗水淋漓，身体火烧，留下青紫淤痕，如兽爪抓痕。

崇应彪热衷于此，只有在这时候，他距离那渴望的位置最近。

高高在上的，拥有一切的位置！

但殷郊把他踢开，转头找向姬发！只找上姬发！

殷郊在野地里放浪形骸的声音回荡在整个营地，化作妒火燃烧在崇应彪的心里。崇应彪不能承认其实他也嫉妒着殷郊。凭什么他就可以留在父亲身边，他不过是有个好父亲！令人嫉恨的父亲！主帅宠爱他的儿子，每每见到殷郊容光焕发，穿着锃亮的板甲，手拿锋利的兵器。他是受宠爱的儿子，就像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家中见到自己的兄长和弟弟一样，他们无意识地散发出骄矜的气息。但殷郊爽直强悍，他不能嫉妒殷郊，却可以嫉妒姬发。他越嫉妒殷郊，就越嫉恨姬发。姬发越是云淡风轻，他就越厌恨姬发。但殷郊总是站在姬发那边。

凭什么！他到底哪里比不上姬发那个蠢货？他哪里不如他！

那个农夫之子！挑粪搭担的蠢货！

殷郊喜欢他，主帅也看重他！

凭什么！

崇应彪不能甘心，崇应彪不服！内里太多的怒火欲求无处发泄，他不知道去何处求得，如何得到，他只想做最锋利的刀，最野性的狼，撕咬所及之处的每一块血肉。原本一切还被约束在人类的皮囊，道德的框架之内，他被教导的，他被许诺的。直到一切被他所服从的人亲手打破，破坏他的牢笼，把他放出来。那火焰再难以自制，要把他的主人一并吞噬。他会抓住一切机会，爬上去！站在所有人头顶上，再不受摆布，不被抛弃，不被看不起！他没有别的路了！只有这一条，狭隘的，陡峭的，通向高高的刑台的路！

他要往上爬！

他赢不了殷郊，难道还赢不了姬发？

直至今日，他名正言顺地斩下殷郊的头！他终于赢了他！

现在到底谁在上谁在下啊！殷郊！

你不是高高在上吗？你不是拥有一切吗？

现在你的父亲也抛弃了你，我们还有什么分别！

你不是看不起我吗？

你不是不跟我睡，要找姬发吗！

现在你在谁手里？谁手里！
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

你再也不能把我推开！殷郊！

姬发他救不了你！你落在我手里再也逃不掉！

我要把你放在枕边，让你日日夜夜只能看到我，陪伴我。

我要把你做成酒器，尽饮杯中酒！

现在你属于谁啊！

殷郊！

你在谁手里！

崇应彪快意地捅刺殷郊断裂的喉咙，阴茎将他刺穿，贴着骨头从断口里探出来。血肉模糊，一塌糊涂。不再灵活的僵直的舌头，逐渐失温的开始僵冷的喉咙，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！

殷郊恨恨地睁大双眸，再无力挣脱，再无法与他相争。

现在你在谁的手里！

谁的胯下！

殷郊跪在他的面前，崇应彪把殷郊骑在胯下，压着他滚烫健硕的身体。他们同样的强壮炙热，狂野不堪，发疯作乱，在太阳烘烤的草地翻滚。他们的双目炯炯有神，映照阳光，深深望进彼此的眼睛，从目光开始彼此吞吃。野兽缠斗，啃咬撕扯，口中嚼动彼此血肉的味道。现在他把他完全地吞到口中，他的肚子里。他把他完全填满，他的嘴巴，喉咙，屁股，肚子，肠胃……冰冷僵紧，热烈鲜活。

但不够。殷郊在他手里一动不动，哪怕他已经把他填满了，捅穿了，贯穿他的脖子，伸到外面狠狠抽插挺动，他却还是得不到满足。

他明明已经赢了！赢了他们所有人！

他爬上了这里！经过陡峭狭窄的路！

斩杀所有拦路的人！杀死所有敌人，争夺者！

夺得这颗头颅！掠夺他的生命！

他的奖赏，他的目标，他的任务，完成的命令！

他却仍像只找不到路的迷茫的兽，在刑台中央，一片混乱之中，不辨方向。

他望向他的主人，只看到他从高高的城墙上坠落。

他不是赢了吗？

再也没人站在他头顶，连王也死了，所有人都该听他的了！

他已经站到最高！

他赢了！他明明赢了！

血淌在他脚下，殷郊的尸体正在僵冷。他手中提起的头颅那散却的眸光，映照出他迷乱的

样子。

他爬上这个最高的位置，但他忘记了来时的路，他早已没有了回去的路，他已无处可去。王座与刑台一样高耸矗立，四面无遮无拦，只有一条陡峭的狭窄的路，只有一个人上来的路，却没有下去的路。

他们来到这里，他们的坟墓，就为了在此死去。

他们只能一起被推下高台。

他们坠落。

姬发的箭射穿他的眼睛，美梦破碎，他倒在殷郊的血泊里。

他的血也淌进去，血不会拒绝血，他们彼此交融，再不分离，一同在日光之下僵冷。

他手里仍紧紧攥着殷郊的头，就如他曾紧紧抓紧殷郊的火热的身体，在太阳底下燃烧.....

他再也不会放开他.....

他是他的了！

End Notes

后记：

*章名来自台词"以此头为酒器"，真挺带感的那个头骨酒杯。

本来是我以前听说过砍头PLAY，那时候还很震撼和好奇来着，正好有了机会就想搞一搞，感觉自己的性癖真的是越来越丰富包容，越来越变态了呢~

五刷特地专注地看了看彪子，看到苏全孝死的时候他也有动容，满脸悲痛，可见他们之间的确还是很有兄弟情谊的，或许是兔死狐悲。但等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他就说苏全孝不配做他们兄弟了，他并不是不悲伤，正因为内心伤痛，他才会用愤怒来处理所有的感情，挑衅姬发实际上只是为了逃避痛苦而已。我感觉杀死父亲突破了他的心理底线，自那以后他自认再也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约束，实际上内心还是混乱的，寻找着一条出路。往上爬就是他以为的出路，想要不再受人摆布，任何人。崇应彪可能是最为信奉殷寿，把殷寿那套弱贯彻得最彻底的人，他的家庭可能跟殷寿是相似的，他没有退路，所以殷寿是他唯一的依靠，唯一的路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有殷寿教育的影子，有模仿的意味。崇应彪的阶级观念就来自于力量，很像狼群社会里的生存本能，内心里的野性一直翻涌，时刻想要咬死头狼上位，但只要头狼还压的住，他就可以顺服。等到一切规则被打破了，他就肆无忌惮起来。殷寿不会喜欢他，因为殷寿根本不喜欢自己，感觉他们都很想要逃避自己的童年创伤，成为另一个人的样子，所以殷寿很欣赏姬发哈哈。忽然觉得这样的崇应彪还挺适合右位的，拉考彪的简直是人才，想搞一搞了。

以及我还挺喜欢这种干脆利落的死法的，不拖泥带水。崇应彪是，殷郊也是，虽然角色展现少了，但影片的节奏因此很紧凑，也留下更多的想象空白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